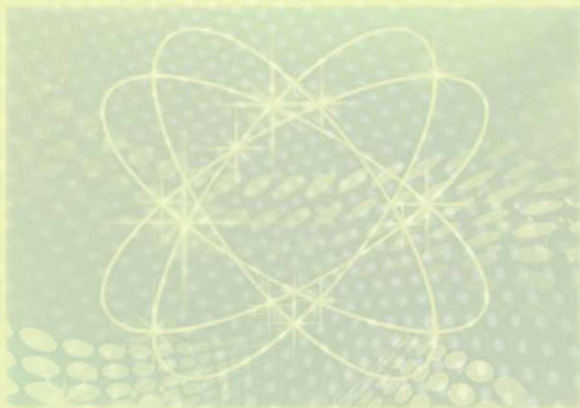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
格列佛游记



译 序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英国杰出的讽刺作家,1667年出生于爱尔兰的首府都柏林,兼有英格兰和爱尔兰的血统。1660年,父亲与其兄古德文一起来到爱尔兰谋生。他们在都柏林的法院找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但不幸的是,父亲染上了重病,在斯威夫特生下来不足七个月的时候就撒手人寰了。斯威夫特母子俩早年的生活十分贫困,基本上是靠伯父古德文的帮助才勉强维持生计。斯威夫特一岁的时候,被其保姆拐到英国直到四岁的时候才返回到居住在爱尔兰的母亲身边。此后,伯父古德文就担负起了教育他的责任。六岁时,他被送入了据说是爱尔兰最好的寄宿制学校念书,十四岁中学毕业之后旋即进了著名的都柏林三一学院,主要攻读哲学和神学。然而,斯威夫特对神学没有丝毫的兴趣,他所钟情的是历史和文学,故而极其厌恶课堂上讲授的神学和种种形而上学、玄乎其玄的繁琐哲学。毕业之际,斯威夫特只领到一张“特许学位”的文凭,这是大学当局颁发给他们认为没有学术成绩、不堪深造的学生的。怀揣对渊博知识的渴望和对今后仕途的考虑,斯威夫特继续留在三一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但不幸的是,出于安全的考虑,1688年的政变迫使他 and 许多其他的英国学生返回了英国。斯威夫特敏感、孤傲,幼时的家境贫寒促成了他愤世嫉俗、桀骜不驯的性格。之后,他不得不往来于英国和爱尔兰,为谋生计而一直奔波不已。直到1689年,这位毫无阅历的青年才获得独立工作的机会,即为一位显贵亲戚、退休大臣、外交家和随笔作家——威廉·邓普尔担任私人秘书。他在邓普尔的庄园工作



长达十年之久，直到邓普尔去世。

在邓普尔庄园工作的这十年期间对斯威夫特以后的生活和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这期间，他苦读了大量的古典名作，在勤奋练笔之余，还结识了当时出入庄园的很多有名的政治家和作家，不但拜谒过威廉三世，而且还积极参与了很多在庄园里举行的有关政治、时事、文学和艺术等多方面的讨论。这些活动不仅让他深入地了解了许许多多统治阶级的内幕，还提高了他对时事政治的敏感性、观察力和分析能力。邓普尔既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又是才华横溢的散文家，他渊博高深的学识和高屋建瓴的文化涵养对斯威夫特的为人处世以及之后的文学创作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闲暇之时，他便开始尝试创作一些诗歌，而且还把这些诗歌寄给自己的表哥——当时名噪一时的大文豪德莱顿，希望他能给予一些指点和帮助。然而事与愿违，德莱顿却给他泼了一头冷水，深深地伤害了斯威夫特的自尊心。1697年，斯威夫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书的战争》(The Battle of Books)，该书是对史诗的滑稽戏仿，描绘了“古今图书”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让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希罗多德和当时“古今之争”的两派主将如威廉·坦普尔，威廉·沃顿等相互之间展开混战。该书对英国文学作品的贫乏和浅陋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评。1698年，他又完成了另一部著名的讽刺作品《木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但到1704年才出版，被认为是英国启蒙主义者揭露批判教会的重要作品之一。该书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借寓言无情地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本质，尖锐地评判了各个教派阳奉阴违的真实面目，其对整个宗教的讽刺意义极其深远，即便是在当今仍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邓普尔去世之后，斯威夫特便做了爱尔兰总督的私人秘书，后来还当了一段时间的牧师，并在1702年获得了神学博士的学位。这期间他常常往来于爱尔兰和伦敦之间，并接近当时执政的辉格党，开始从事一些社会政治活动；与此同时，他还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1710年至1714年，斯威夫特又靠拢托利党，并为托利党

的内务大臣服务,为其主编《观察家报》(The Examiner),还发表了不少政论作品。此时,他已成为极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之一,但却始终没有担任任何的正式职务。托利党失势之后,斯威夫特便于1713年去了爱尔兰,任都柏林的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教长。

爱尔兰是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斯威夫特定居爱尔兰之际,正值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时期,爱尔兰在英国的残忍剥削和殖民统治之下,工业发展几乎停滞,农业和贸易更是凋敝,老百姓的生活穷困到了极点。斯威夫特亲眼目睹了爱尔兰民不聊生、盗匪横行的局势之后,深切同情爱尔兰人民的贫苦境遇。为了帮助爱尔兰人民摆脱困境和被奴役的地位,他用自己犀利的笔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讽刺诗,猛烈地抨击英国惨无人道的殖民统治。1720年,他匿名发表了《关于普遍使用爱尔兰纺织品的建议》(A Proposal for the Universal Use of Irish Manufacture),指出英国的残暴侵略使爱尔兰生产凋敝,号召爱尔兰人民共同抵制英国货,并努力发展本国工业。1724年,斯威夫特的《一个布商的书信》(The Drapier's Letters)的小册子,再次掀起了爱尔兰人民抗英的爱国热情。他在这本小册子里,假借爱尔兰一个布商的名义,抗议英国统治者特许一个英国商人替爱尔兰铸造贬值铜币以此来掠夺爱尔兰人民的罪行。他呼吁全国人民拒绝使用这种货币,他还指出,爱尔兰人民享有和英国人一样的平等自由权利,接受这种货币,就等于接受奴役。爱尔兰人民纷纷组织起来共同指责英国统治者疯狂掠夺爱尔兰人民财富的各种倒行逆施。此时的斯威夫特成了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英雄,深受爱尔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

1729年,斯威夫特发表了一篇最为辛辣的政论文——《一个温和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该文愤怒地谴责了英国统治者奴役和剥削爱尔兰人民的残酷事实,指出爱尔兰人民已经没有生存之道,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吃掉或者卖掉自己的孩子。这篇文章因猛烈地抨击英国统治者压迫、剥削和奴役爱尔兰人民的残酷事实而广为流行,先后重印了十几次。斯威夫特的作品代表了爱尔兰人民的利益、愿望



和要求,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极力拥护和深情爱戴,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他作为爱尔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思想领袖的地位。1726年,斯威夫特完成了他唯一的小说《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的写作。这部小说是他在1720年至1725年间参加爱尔兰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创作的,该小说因其独特的夸张、离奇的异事和辛辣的讽刺意味而轰动一时,一周之内第一版便售罄。斯威夫特晚年重病缠身,精神分裂,头晕耳鸣,听觉和视觉几乎丧失殆尽。1745年10月19日,78岁的斯威夫特结束了他战斗的一生。按照他自己的意愿,人民把他安葬在了他晚年当过教长的那个教堂里。

《格列佛游记》共分四个部分,分别描写了格列佛的四次游记——小人国(利立普特)游记、大人国(布罗卜丁奈格)游记、飞岛国(勒皮他)游记和慧骃国游记。在这四卷的游记当中,斯威夫特既描写了异域的风土人情,又将自己对时事政治、人性的感受认识融于叙述议论之中,在厌恨和悲观的背后,蕴含着一种斯威夫特对社会和人性的苦涩的忧世情怀。

格列佛乘坐的“羚羊号”轮船在太平洋上遭遇了风暴,被风浪刮到了利立普特岛上。于是,开始了他在小人国里的既惊险又刺激的游玩。在小人国里,格列佛遇到了身高只有六英尺但野心却和欧洲人一样大的侏儒。他们不但对外贪得无厌、阴险歹毒,而且还对内相互尔虞我诈,妒忌排挤。虽然他能把这些小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而且还帮他们与邻国布莱夫库斯(大头帮)打了一次大胜仗,但最后却仍然逃脱不了被诽谤、打击排挤的下场。这卷故事极具故事性和趣味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更具有童话色彩,而实际上,格列佛在小人国的故事也常常被当作神话故事来阅读。但是,只要熟悉英国当时的实际情况,隐藏在童话外壳之下的“政治讽喻”便把这则酷似“纯真”的童话给完全颠覆了。比如高跟鞋和低跟鞋之间的两党纷争,便影射了英国议会当中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的争斗;围绕吃鸡蛋应该先打破大端还是小端的争执便影射了天主教和新教关于宗教仪式的分歧;利立普特和

邻国布莱夫库斯之间的战争影射了英国和法国之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等等。利立普特用比赛绳技的方法来选拔官员。候选人必须冒着跌断颈脖子的危险去表演绳技以达到向上爬的目的。而朝廷官员也常常在皇帝面前表演,并按照各自的技术水平而获得各色丝线。小人国的官员们腰上全都缠着丝线,这表明他们全是阳奉阴违之人。斯威夫特借此讽刺了英国宫廷大臣们的软弱无能,全靠阳奉阴违来取得高官厚禄。小人国的皇帝其实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能当皇帝主要是因为他比臣子们高一个手指甲,他和欧洲的君王一样野心勃勃,妄图称霸世界。在与邻国布莱夫库斯的战争中,格列佛涉过海峡,把布莱夫库斯的大部分作战用的军舰拉到了小人国,迫使敌国遣使求和。然而,贪得无厌的皇帝却仍不满足,他命令格列佛把布莱夫库斯的其他剩余军舰全部弄到本国来,然后迫使布莱夫库斯变为利立普特的行省,并强迫该国人民吃鸡蛋的时候必须先打破小端。格列佛断然拒绝之后便从此失去了皇帝的恩宠,加上他用小便浇灭了皇后寝宫的大火,虽然救了皇后的命,但她却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并因此怀恨在心。海军大臣嫉贤妒能,财政大臣怀疑格列佛和自己的夫人通奸,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一起,皇帝便和大臣们密谋陷害他。他们冠冕堂皇地准备了一份弹劾格列佛的罪状,还污蔑他是布莱夫库斯的奸细,要将他处死。经过议会讨论,决定对格列佛采取比较“宽大公正”的刑罚:刺瞎双眼,然后慢慢饿死。格列佛得知消息之后,便逃往了布莱夫库斯。然而布莱夫库斯的皇帝和小人国的皇帝一样,也想利用他,并向格列佛保证,假如效忠于布莱夫库斯,便可以保护他。但此刻的格列佛对帝王大臣早已心存戒心,再也不和他们推心置腹了。

虽然斯威夫特在第一卷中并没有直接描写统治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尖锐矛盾,但是我们却可以从小人国的政治腐败,连年的对外战争,老百姓必须随皇帝出征,但生活费用却必须自己承担以及政府发许可证,而大臣们就可以获得相当数量的税款等各种情况看出,小人国的人民在腐败的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之下生活是何等的艰苦窘迫。



布罗卜丁奈格是一个巨人国，格列佛在巨人中间，就像一个小人国的人置身于我们人类中间一样。该国国王博闻强识，性情和善，他治理国家靠的完全是理智、常识、公理和仁慈。因此，在大人国里，只有几条简单的法律，而社会的治安也只会有一些纪律严明的民兵来维持着。格列佛和国王谈了五次话，以自豪的口吻把英国的议会、法庭、教会、财政等方面的情况一一介绍清楚，他洋洋自得地本以为有关自己国家的这些令人骄傲的事情会令大人国国王瞠目结舌，然而，这位明察秋毫的国王在第六次召见格列佛的时候，却向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并将英国政治的腐败、黑暗和残暴揭露得无完肤，敏锐地分析和指责了英国的法律不道德，政府营私舞弊残害百姓，社会充斥着贪婪、虚伪、嫉妒、仇恨和野心。格列佛向国王介绍火药和枪炮的威力，并建议制造火药和枪炮来巩固国防时，国王极为愤慨，因为他根本就无法理解像格列佛这种微不足道的小虫子怎么会这样惨无人道地造出这些灭绝人性的武器，而且谈起来还那样随随便便。他认为发明这些武器的人一定是魔鬼，一定是人类的公敌，即便他抛弃半壁江山，也不会采用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法来获得格列佛所说的“对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绝对主宰。”斯威夫特在这里表达了他对英国统治集团为了争夺海外殖民地，一味违背人民意愿扩军备战的强烈痛恨，他借大人国国王之口表达了他的反战思想，谴责了战争带给人民的恶果。大人国实质上就是作者心中的理想国度。

第三卷是飞岛国（勒皮他）等诸岛游记，虽然结构松散、内容驳杂，但讽刺的范围却更为广泛。斯威夫特在写作这一卷时，正值爱尔兰人民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解放战争之际。因此，揭露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矛盾也更为尖锐。飞岛象征着英国殖民统治者，他们高高在上，脱离土地和人民，整天各地飞来飞去，以掠夺在土地上耕种的老百姓为生；飞岛下面受尽蹂躏和奴役的百姓则象征着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爱尔兰人民。飞岛上的统治者不但无情地压榨人民，还残酷地镇压岛下人民的反抗。一旦有不满或者抗税的行为

发生时,国王便把飞岛停在他们的上空,以此来剥夺他们享受阳光和雨水的权利。百姓没有屈服,而是奋勇反抗,这些惨无人道的统治者便向城里投掷巨石,甚至还要把飞岛直接降落在人民的头上,这样便可以直接毁坏房屋、压死他们。然而,英勇的城中百姓依旧团结一致、坚持不懈地斗争着,还提出“赔偿损失、豁免捐税”,要选举自己的总督和其他类似的要求。最终,国王的计划完全失败,被迫同意了人民的条件。斯威夫特以这一斗争故事影射了爱尔兰人民反抗伍德铸铜币斗争的胜利。

对于第三卷中科学研究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倾向,斯威夫特也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和嘲笑。设计院的科学家们整日研究的是如何从黄瓜中提取阳光来取暖,如何把粪便还原为食物,如何用蜘蛛丝纺线做衣,如何废除语言并用实物来交流,如何繁殖无毛绵羊,如何软化大理石等等不可理喻、想入非非的荒唐事。这样的科学研究不仅不能促进科学的进步和发展,而且还会严重影响人民的生产。在叙述政治设计家科学院时,斯威夫特还对英国的政治制度、首相大臣、议员法官等进行了无情的讽刺。这一卷的讽刺对象主要是残酷剥削、欺辱、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英国统治阶级和一些完全脱离实际、异想天开的伪科学家。

第四卷慧骃国游记讲述的是格列佛在马国的经历。在这一卷中,管理国家的不是人类,而是有理性、公正且诚实的马。人——一群丑陋、齷齪、贪婪、淫荡、残酷好斗的兽类——只不过是供马驱使的耶胡。耶胡好吃懒做,贪得无厌,特别喜欢在田间等四处寻找一种发亮的石头。为了争夺石头,它们不但会相互搏斗,甚至还会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它们还喜欢吮吸一种草根,吃多了之后就会互相搂抱厮打,丑态百出。而对于统治者马来说,格列佛却发现他们有非常多的美德,“仁慈和友谊”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口号。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罪恶,他们所共同遵守的格言就是:发扬理性、遵守道德,以理性治国,用德性培养下一代。当格列佛谈及欧洲君主百年来发动的战争时,马便批评这些



战争完全是缺乏理性的行为。格列佛由衷地感到这群“杰出的四足动物”的美德与人类的腐化、堕落相比,他们要高尚、美好得多。他甚至开始厌恶起人类来,他宁愿和这些马生活一辈子也不愿意与人类苟且偷生。作者本来歌颂大人国的“开明君主制”,但在这里却能看出他转为歌颂宗法制社会了,这一态度的转变和他参加爱尔兰人民反抗英国奴役统治的斗争是紧密相关的。他憎恨贵族和资产阶级,借马国中耶胡那种视钱如命、尔虞我诈的可憎形象把人类社会中贵族富人的丑恶暴露无遗。斯威夫特所创造的耶胡无非是对当时英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恶劣风尚的集中讽刺。当格列佛向马主人批判介绍了英国统治阶级的种种腐化堕落情况之后,马主人也肯定了格列佛所说的“人”就是耶胡。斯威夫特其实只是想通过耶胡和马之间的对比来批判英国统治集团的罪恶和社会恶习。

格列佛在慧骃国的经历常常被认为是反人类的精神不正常者的肮脏之作。有一位评论家曾经写道:“读了第四卷,人人都会为之震惊,感到极其恶心,难以掩饰厌恶之情。他们最后会不得不失望、厌恶地关上这本书。”^①而18世纪的哲学家詹姆斯·比埃迪声称第四卷是“荒谬、非理性之作”^②。小说家萨克雷的抨击算最为激烈和著名,他称斯威夫特是个“恶魔”。但是,1920年T. S. 艾略特却给予了第四卷极高的评价,他说:“这是人类心灵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③我国已故的著名外国文学专家侯维瑞先生曾指出:“讽刺小说的社会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真实可信,取决于被讽刺的行为和事情与现实生活之间是否有令人可信的联系。缺乏生活真实的荒唐、离奇,虽然能引起一场哄笑,却不能引起读者的思索,因而不能成为优秀的

① Kathleen Williams (ed.), Swift: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1970, p. 66.

② Ibid., p. 196.

③ Ian Campbell Ross, Jonathan Swift: A Commemorative Address, Dublin: St Patrick's Cathedral, 1995, p. 4.

讽刺小说。”^①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格列佛游记》则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讽刺小说,因为它将细致入微的现实世界与夸张奇幻的想象世界完美地统一起来了。

《格列佛游记》自从 1726 年出版以来,一直深受英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二百多年来,该小说被译成了几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广受欢迎,该书所描述的小人国和大人国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各国的读者对于《格列佛游记》的评价都极高。它不但是英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的讽刺小说,更是世界文学之林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本书中的第一、第二卷由程庆华翻译;第三、第四卷由王丽平翻译。译文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不吝赐教。

程庆华

① 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348—349 页。

格列佛船长给他的亲戚 辛普森^①的一封信

如果有人要你出来说明,我都希望你能立即公开承认,我是在你三番五次地竭力催促下才被说服出版这么一部非常不严谨的、漏洞百出的游记的。我曾嘱托你请几位大学里的年轻先生把游记整理一下,文字上也润色润色。我的亲戚丹皮尔^②发表他的《环球航行记》时,就是听从我的劝告那么办的。但是,我不记得我曾给你什么权利可以同意别人删除任何内容,更不要说同意别人增添什么了。因此,我要在此郑重声明,添上去的每样东西我都决不会承认,尤其是有关流芳百世的已故安妮^③女王陛下的那一段,尽管我对她的敬重诚然要超过其他任何人。可是,你或者你聘来的那位窜改文章的人都应该考虑到,我是不会在我的“慧骃”主人面前称颂我们这类动物中的任何一位的,那样做很丢脸;再说,那一段也纯属捏造,因为据我所知,在女王统治下的英国,她一度确曾任用过一位首相掌朝执政,不,不是一位,甚至是连续两位:第一位是戈多尔芬伯爵,第二位是牛津伯爵。因此,是你让我“说了乌有之事”。另外,在关于设计家科学院的那一段叙述中,

① 所谓“亲戚辛普森”是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这是作者假托格列佛船长之名写的,最初刊印在1735年版的《格列佛游记》上。本书辛辣地影射和嘲讽了英国现实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出版上遇到了麻烦。书的第一版在大量增删后出版,斯威夫特大为不满,要求出版商在重版时将所改部分重新恢复。但第二版出来后,仍与原作相距甚远,因此作者写了这封信,以示抗议。

② 丹皮尔(1652—1715),英国探险家、游记作家。他的《环球航行记》出版于1697年。

③ 安妮(1665—1714),1702年至1714年间的英国女王。



还有关于我和我的“慧骃”主人的几段谈话，你们不是减删了其中的一些重要情节，就是把它们改得一团糟，弄得我差点儿自己都认不得啦。

出自己的作品。我曾在一封信里向你暗示过要避免发生此类事情，你却回信说你怕触犯忌讳，说是掌权者对出版界非常在意，不仅会曲解内容，而且会对任何看上去像是“影射”（我想你当时是这样说的）的东西加以处罚。可是请问：我那么多年前在五千里格以外的另一个国家说过的话，和现在正在做着统治者的任何“野胡”有什么关系呢？何况那个时候我几乎就没有想到，更谈不上害怕，会有一天要在他们“野胡”的统治下过这不幸的生活。当我看到，这些“野胡”反倒坐在由“慧骃”拉着的车上，似乎“慧骃”是畜生，而“野胡”却是理性的动物时，难道这还不能让我抱怨几声吗？说老实话，我之所以退隐在此，一个主要的原因也就是为了避免看到如此荒谬的情景。

因为我信任你，也因为事情与你本人相关，我才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些话都告诉你。

其次，我也只怪自己太没有见识，听信了你和别的几个人的恳求和错误的论证，大大违背我自己的本意，同意将游记发表出来。请你想想，当你以公众利益为借口坚持要发表我的游记时，我曾一再请你再思量一下。“野胡”这种动物是完全不能指望依靠教训或者榜样的力量就能改好的，现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本来我指望能看到一切弊端以及腐化堕落的行为都烟消云散了，至少在这个小岛上可以做到；可是你看，六个多月过去了，我却看不出来我在书中提出的警告产生了哪怕一丁点儿我所期盼的效果。我原本指望你给我写封信，告诉我：党派纷争已经销声匿迹；法官开始变成有学问而正直的人；辩护律师已经变得诚实、谦逊，并且也懂了点常识；成堆的法律书籍正在史密斯菲尔德^①化作熊熊烈火；年轻贵族们的教育彻底变了样；医生们已被放逐；女“野胡”们已经有了德行、贞操、忠实和理性；大臣们的庭院已

① 史密斯菲尔德，伦敦旧城垣外的一个广场，四周书肆林立。

经铲除了杂草，打扫得干干净净；有才能、有功勋、有学问的人受到了奖励；一切无耻文人，不论是弄散文的还是搞韵文的，全都被判了罪，只允许他们吃自己身上穿的棉花充饥，喝墨水解渴。所有这一切，还有上千项别的改革，因为有你鼓励，我本来都坚定地指望它们能够实现；事实上，有我在书里面给出的那些训示，也实在是很容易就可以推断出它们是能够实现的。只要“野胡”的本性中还有一点趋于善良和趋于理性之心，应该承认，改掉他们身上的每一点罪恶和愚蠢，七个月的时间就已经足够了。然而，与我的期望相反，你每星期总是让邮差给我送来大批的诽谤性文章，大批的指南、随想、回忆录和续篇，我在其中看到别人指责我对国家重臣说坏话、污蔑人性（他们还自信可以这么说）、污辱妇女。我还发现，那一捆捆东西的作者彼此之间意见都不统一；有的拒绝承认我是那游记的作者，而有的却把我一无所知的书说成是我写的。

我还发现，你找的印刷的人非常粗心大意，他们把时间全部都搞乱了，我几次出航和回家的日期都弄错了，年份、月份、日子全不对。我还听说，我的书出版后，原稿已全部被毁。我也没留任何底稿，可我还是寄给你一份勘误表，如果书还能再版，你可以把它加进去。当然我不想固执己见，还是让公正、坦诚的读者去看着办吧。

我听说有几位海上的“野胡”对我所使用的航海术语吹毛求疵，说是许多地方都不恰当，而且如今也不再通用了。这我可是没有办法。在我最初的几次航海中，我还很年轻，我接受最老的水手的教导，他们怎么说，我就跟着说。但是我后来才发现海上的“野胡”也和陆地上的“野胡”一样，在用语方面喜好花样翻新；陆地上的“野胡”说起话来是年年都有变化，我记得每次回国，老方言起了变化，而新的方言我听不大懂。我还注意到，每当有“野胡”出于好奇从伦敦赶到我家看我时，我们双方都没有办法使自己的意思让对方明白。

假如说“野胡”的责难有什么地方让我介意，应该说的确有很大的理由埋怨他们。他们中居然有人认为我的游记纯属凭空捏造。有人



甚至暗示,“慧骃”和“野胡”就像乌托邦中的人物一样,是并不存在的。

我应该承认,关于利立普特、布罗卜丁赖格(这个词应该这么拼,而不是错误地写作“布罗卜丁奈格”)和勒皮他的人民,我还从来没有听说有哪一个“野胡”敢胆大妄为地要怀疑他们是不是存在,或者我叙述的有关他们的情况是否确有其事,因为只要是真理,每一位读者是立即就会信服的。那么我关于“慧骃”和“野胡”的叙述就没有那么可信吗?至于后者,即使在这座城市里分明就有成千上万,他们除了会唧唧呀呀地说话、不赤身裸体之外,他们和“慧骃”国里的畜类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所有族类对我的一致赞美,在我看来,还不如我养在马厩里那两位退化的“慧骃”的嘶叫更重要;它们虽然已经退化,我却依然可以从它们身上学到一些德行,在它们的德行里没有掺杂丝毫的罪恶。

难道这些可怜的动物竟认为我已堕落到这个地步,居然需要出来替自己辩护,来证明我说的全是大实话吗?我固然是个“野胡”,但众所周知,我在“慧骃”国两年的时间里,受到我那杰出的主人的感召和教导,已经摆脱了(尽管我承认那是极为困难的)撒谎、推诿、欺骗和蒙混等恶习,这些恶习在我所有同类中——而尤其是在欧洲人的灵魂里——是根深蒂固的。在这个令人烦恼的时刻,我还有别的牢骚要发,可我终于忍住了,我不想再自寻烦恼,也不想再打扰你了。我应当坦白承认,自我上一次回国以后,由于同你们这样一些同类谈话,尤其是无法避免地要跟我自己家里的人说话,我那“野胡”天性里的一些堕落的因子又死灰复燃了。否则,我绝对不会想出这么一个荒谬的计划,妄图要来改造这个王国里的“野胡”种群。不过,现在我已经一劳永逸地放弃了所有这类不切实际的蓝图了。

1727年4月2日

C 目 录 CONTENTS

译 序 /1

格列佛船长给他的亲戚辛普森的一封信 /1

第一卷 利立浦特——小人国游记 /1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10

第三章 / 19

第四章 / 25

第五章 / 28

第六章 / 34

第七章 / 42

第八章 / 48

第二卷 布罗卜丁奈格——巨人国游记 /55

第一章 / 55

第二章 / 64

第三章 / 69

第四章 / 77

第五章 / 81

第六章 / 90

第七章 / 97

第八章 / 102

第三卷 勒普塔、巴尔尼巴比、格拉奈格、

拉格奈格和日本——飞岛国游记 /113



第一章 / 113

第二章 / 117

第三章 / 125

第四章 / 130

第五章 / 135

第六章 / 141

第七章 / 146

第八章 / 150

第九章 / 154

第十章 / 157

第十一章 / 164

第四卷 慧骃马国游记 /168

第一章 / 168

第二章 / 174

第三章 / 179

第四章 / 184

第五章 / 188

第六章 / 195

第七章 / 200

第八章 / 207

第九章 / 212

第十章 / 217

第十一章 / 223

第十二章 / 230

作者年表 /236

第一卷 利立浦特——小人国游记

第一章

作者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第一次出游的动机。他所乘坐的船只在海上失事了，他跳水逃生，在利立浦特岛国安全登陆之后便被当成俘虏，押解到了内地。

我的父亲在诺丁汉有一份小小的家业，家里有五个孩子，我排行老三。我十四岁那年，父亲把我送进了剑桥大学的意曼纽尔学院。我在那儿待了三年，期间我一直是潜心专攻自己的学业。虽然说家里给我的学费不算多，但对于一个人不敷出的家庭来说，这项负担未免过重。因此我便去了伦敦城里著名的外科医生詹姆斯·贝茨先生那儿当学徒。我跟他学了四年，期间父亲也会时不时地给我一些小额款项，我便把这些钱花在了补习航海学和数学中的一些科目上，这对于有志于旅行的人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我始终相信，总有一天我会鸿运高照出门远游。告别了贝茨先生之后，我回家去见了父亲，多亏有他和约翰叔父以及几位亲戚的鼎力相助，我搞到了四十英镑，而且他们还答应以后每年给我三十英镑，支持我在莱顿求学。在那儿我学了两年零七个月，因为我知道，长途航行中，医学用处很大。

从莱顿回来不久，我的恩师贝茨先生推荐我到亚伯拉罕潘内尔船长指挥的“燕子”号商船做外科医生。三年半以来，我一直效力于这位